



Universiteit
Leiden
The Netherlands

Yě, yě, yě: On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Mandarin yě
Yang, Z.

Citation

Yang, Z. (2020, June 25). *Yě, yě, yě: On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Mandarin yě*. LOT, Amsterdam. Retriev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887/123042>

Version: Publisher's Version

License: [Licence agreement concerning inclusion of doctoral thesis in the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Leiden](#)

Download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887/123042>

Note: To cite this publication please use the final published version (if applicable).

Cover Page



Universiteit Leiden



The handle <http://hdl.handle.net/1887/123042> holds various files of this Leide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Author: Yang, Z.

Title: Yě, yě, yě: On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Mandarin yě

Issue Date: 2020-06-25

中文摘要

通过考察汉语“也”的三种用法，本论文在句法和语义上对“也”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存在两个不同的“也”，即添加性/低位（位于 IP）“也”和量级性/高位“也”（位于 CP）。同时，“也”的情态用法也和其量级性用法密切相关，因此可能与位于 CP 位置的量级性“也”处于同一句法位置。尽管在不同语境下“也”的是用都会引发替代选项 (alternatives)，但是激发这些替代选项的机制以及主句命题和替代命题之间的关系在不同语境下迥异。添加性“也”是真实可验证之命题，且命题之间不存在量级关系。在量级性语境中的“也”所激发的替代选项是可能命题，且按某种语境中所提供的量级，比如可能性大小，有序排列。

本篇论文包括六大章节。**第一章**举例说明了“也”的分类及用法，即添加性 (additive) 用法、参数化 (parametric) 用法、情态 (modal) 用法三大类。同时，本章也基于二语习得中关于“也”的偏误提出了相关研究问题。

第二章详细讨论了“也”的添加性用法。作者主张添加性“也”作为一个焦点助词本质上是一种语篇前指成分。因此，添加性“也”不允许“预设包容” (presupposition accommodation)，而且需要在之前语境中存在可验证该预设的先行命题。作者提出语篇相似性，尤其是先行命题与主句 (host sentence) 命题之间相同的“论点取向” (argumentative orientation) 是使用添加性“也”的关键允准条件。此外，本章也讨论了添加性“也”与主句内部成分（添加成分 (AC) 和类同成分 (ID)）之间的关系。我们由此得出了类似于 Reis and Rosengren's (1997) 提出的关于德语 AC/ID 分布的模式，如下所示：

(1) 重读“也”和重读“也” AC/ID 分布模式

$$\begin{array}{l} ([AC]_{CT}) \quad (AC) \quad (ID) \quad YE \quad ID \quad (ID) \\ (ID) \quad y\check{e} \quad [AC]_F \quad (ID) \quad (ID) \end{array}$$

尽管如上所示非重读“也”和重读“也”存在差异，本章仍主张二者之间并无意义或功能之别。

第三章重点调查了添加性“也”与参数化/量级性“也”的句法位置。本章论证了“也”在句法中存在两个位置，一个位于 CP，另一个位于 IP。本章先提出了添加性“也”应被视为 IP 副词的证据，即其位于外主语[Spec, IP]之下，内主语[Spec, vP]之上。为了确定其在 IP 范围内的具体位置，本章援引了两个判断工具。其一是 Butler (2003) 提出的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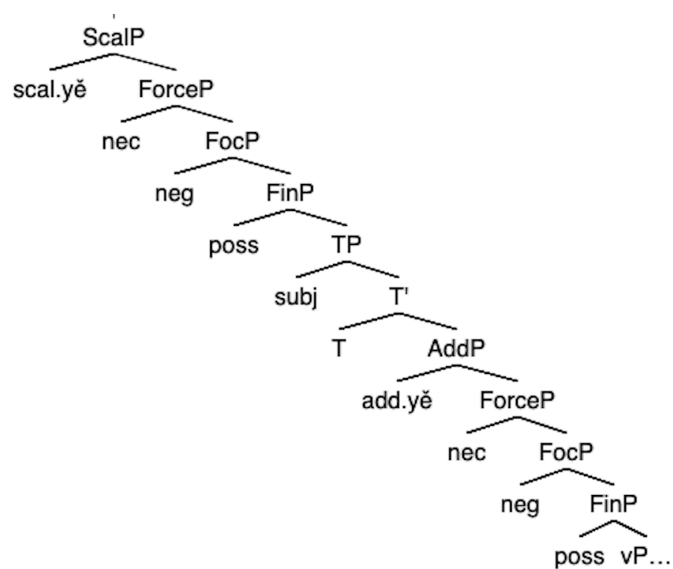
态词句法结构层级，其二是 Cinque (1999) 所提出的副词句法结构层级。本章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添加性“也”在句法中高于根意义必要性情态动词，但是低于主语，如下所示：

(2) 认识意义必要性 < 否定 < 认识意义可能性 < (强) 主语 < 添加性“也” < 根意义必要性 < 否定 < 根意义可能性 < vP

通过调查添加性“也”在 Cinque 所提出的副词法结构层级中的位置，本章得出类似(2)的结论。使用上述两种判断工具，本章得出参数化“也”的位置高于添加性“也”，甚至高于认识意义必要性情态词以及相对应副词。

在第四章，作者试图说明高位 CP “也”在意义上(因而不只在句法上)也不同于低位添加性“也”。本章展示了参数化“也”不能在绝对任选 (free-choice) 语境中(如有任选含义的“无论”语境)使用，而只能用在有量级标记的句子中，由此说明其本质上具有量级性。比如，当句子中有具有量级性内涵的词语，比如“连”，或者极小短语，“也”的使用合法。此外，否定和情态词也可以提供量级性，从而保证“也”的合法使用。另外，使用“也”的另外一个条件是量级极点的存在。由此，两种“也”的语义差别得以说明。与 Hole (2017) 一致，作者认为参数化“也”应被视为量级短语 (ScalP) 的中心语。结合之前的句法位置调查，以量级性“也”为中心语的 ScalP 应该高于处于 CP 范畴内以认识意义必要性情态词为中心语的 ForceP。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两个“也”分别放在 CP 和 IP 之内，如下所示：

(3)



第五章调查了情态“也”出现的三种语境，即“批评”“接受”和“否定”。作者主张情态“也”作为让步标记在三种语境中皆表示语境隐含的命题和主句所表达命题之间存在让步关系。作者也认为情态“也”与量级性“也”存在密切关系，甚至有可能在句法中处于同一位置。

第六章对本论文做了总结并讨论了两个遗留问题，即关于“都”的两个假设和“也”在《老乞大》这一明清时期朝鲜人的汉语口语教材中和文言文中的用法。

